



不给敌人粮食

張樹芝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不給敵人糧食

張樹芝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武漢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七篇革命回憶錄。內容反映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期間黨在湘鄂西蘇區洪湖、華容、監利、宜恩等地區領導群眾向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的情形，以及抗日戰爭期間八路軍在華北平原打 擊日 寇的 動人故事。作品生動、樸實，是一本良好的教科書。

不 給 敵 人 糧 食

張 樹 芝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8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湖北省新華書店發行

湖北省新華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frac{1}{32}$ × $1\frac{11}{16}$ 印張 · 33,000字

1959年12月第 1 版

1959年12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5,000

統一書號：T 10196·290

定 價：(8) 0.18 元

目 录

华容赤卫队.....	1
洞庭湖畔四十天.....	5
不给敌人粮食.....	14
河堤上的刀光.....	20
送马.....	25
中堡伏击.....	34
毛主席送我们出征.....	42

华容赤卫队

一九二九年春天，湖南省华容县东山一带掀起了红旗，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开始闹革命。附近一些少田短粮的农民都参加了革命。没有几个月，我们马王乡也闹得很红了，土豪劣绅站不住脚，都往省城、县城跑。一九三〇年初，我们马王乡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分了土地，穷人们开始过好日子了。但是，那些被赶跑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却勾结城里的反动派，成立保安团、清乡团、守望队，经常跑来抢东西，烧房子，杀老百姓。财物虽然被他们抢跑了，但是他们抢不去我们革命的坚强意志。为了保卫苏区，我们组织了赤卫队，当时领导人叫蔡玉坤。这位同志只有二十多岁，矮矮的个子，大大的眼睛。他有文化，懂得道理多，常给我们讲革命故事。穷人都喜欢他，亲昵地叫他大哥。有一次他和一个同志比手劲，那个同志个子大，身体好，两个人比了半天，眼看他要败了，但他仍咬牙坚持，结果他胜了。事后他对我们说：“打仗就同比手劲一样，谁能熬下去，就准赢。谁松了劲，就要输。要革命心就要硬，要齐，咱们心硬，大家又是一条心，我们就不怕土豪劣绅了。”

由于城里的敌人不断下乡骚扰，蔡玉坤同志就领导我们在孝安山上竖起一根竹竿，上面用松枝扎成一个圆球——人

們管它叫“把哨”，再派人輪流在山上監視華容城。發現敵人出城往東山來了，放哨人就把竿子放倒并敲鑼發警報。周圍的群眾聽見警報，又見竿子倒了，就帶上牲口、糧食向東山轉移。反之，只要看見把哨直挺挺地豎在山頂，不論干什么活，人們的心就踏實了。

那時在我們這個蘇區，只是區政府有四五支舊槍，鄉政府有兩支鳥槍，此外，就把菜刀、鉄銃、鉄叉、鋤頭、梭標都拿出來當武器。有些同志連這些武器都沒有，就把山里的大竹子削成梭標的樣子，用火一燒，又黑又亮，硬性又大，使換起來，能頂得上鉄頭梭標。沒有手榴彈，就搜羅酒瓶，里面裝上一斤多黑色火藥，插上一根捻子，捻子一點就甩出去，爆炸起來，聲音比真手榴彈還大。有時為了吓唬敵人，把老百姓娶親用來報喜的三眼銃也拿出來了。我們帶著這些形形色色的武器，經常在晚上摸到華容城下，甩上幾個酒瓶手榴彈，放它几声三眼銃，打上几响鳥槍，弄得敵人整夜不得休息，疲憊不堪，甚至在白天也不敢多出來了。由於經常受到我們的夜襲，只要城外有一點風吹草動，敵人就架上機槍亂打一陣，有時打了半天，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以後鬥爭更激烈了，敵人对蘇區加緊了封鎖，我們雖有几支从敵人那里繳獲來的舊槍，却沒有子彈。過去一塊白洋能買到一粒子彈，現在也買不到了。於是，蔡玉坤同志就領着我們到處搜集銅鉄，把廟里的大鐘、香爐、十多斤重的破鑼、銅板、銅錢、破銅鎖都拿來了。把銅化了做子彈頭，裝在拾來的彈壳上，里面裝上黑火藥，雖然一打一团烟，但也能打死敵人。生鉄化了做梭標頭，還鑄了几門罐子炮。這

种炮的炮身有五六尺长，炮身后面装有一个可以調換的鉄罐子，罐子里装满了火藥，再安一根火藥捻子。炮彈是生鉄造的碗口那么大的鉄疙瘩，打的时候只要把捻子点着，火藥就着了，就能把鉄疙瘩打出去。炮彈发射时的声音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大炮都沒有的，既难听又可怕。头一次听见的人，头皮都会发麻，心里打顫，猜不着是一种什么新式武器。同志们都热爱这种炮，因为它为我们立了大功劳。

那是1930年的夏天，我们把四五門罐子炮架在长江岸边离調弦口十多里路的一个小村子边。这一带水急浪大，敌人的船只往来十分小心，怕翻了船走的很慢，过去我们也經常在这一带伏击敌人的船只。这天上午把炮架好后，只等敌人船来。一会儿，只見从汉口方向逆水駛來了一只汽划子，吐着一团团的黑烟，一路上还鳴鳴直叫，威风可翼不小。后面并排地拖着三只拖船，滿滿地装着一包一包的东西。我們当时又紧张又喜欢，一个个眼睛直瞪着开来的汽划子。那些拿着香准备点炮的同志更是急得直問蔡大哥：“放吧，莫叫它跑了。”蔡大哥一声不吭，一直到汽划子快到跟前，他才把手一举，大喊一声：“放！”四五門罐子炮几乎是同时轟的一声开炮了，五四个鉄疙瘩带着最难听的声音直奔敌船，在汽划子周围濺起好高的水柱。有一发打在汽划子上，船上的敌人馬上乱成一团。接着我們又放了一排炮。他們大概从来沒想到在长江里会有人拿大炮轟他們，更沒有見過这种发出怪声的“新式大炮”。开船的人大概也吓昏了，看样子是想調轉船头逃回去，但是，方向也掌握不住，只見那只汽划子象受惊的大魚一样，往江边一窜，半个船身擱上淺滩，象被一根无形的鉄

纜拴住，再也动弹不得。我們举着梭标、鋤头、鉄銑大喊，涉水一拥而上，叫敌人繳枪。只見船仓里伸出了一面白旗，接着又鑽出了五六十个敌人。他們头都不敢抬，高举双手，浑身发抖，只偷偷地看我們一眼。后来瞧見我們只有十几支土枪，其余的人都拿的是梭标、鋤头、鉄銑，穿的都是破烂衣服，于是臉上便露出不服气的神气，高举的双手也有些下垂了。不知是誰喊了一声：“手举高些！”真是象下了一道命令，几十双手刷的一下又举高了。当然，他們心里是不会服气的。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坐汽船、用洋枪的敌人，硬是被我們这些土生土长、拿着梭标的人給繳了械。

这一次我們繳获的武器有五十四支英国步枪，两支德国造匣子枪，二百多箱子彈。那三只拖船滿装着洋面和麦子。据俘虏說，这是汉口的白匪給沙市的白匪送去的。他們哪里知道这些粮食、彈藥却装备了紅軍。

以后，那些俘虏愿回家的，每人就发給几块白洋，讓他們回家。临走时他們还問：“你們用的是什麼新式大炮？威力那么大！”蔡玉坤同志神气十足地摆着手告訴他們：“回去要是見了你們的长官就告訴他，紅軍有一种专打兵艦的新式大炮，叫他們以后不要从这里走，要不然，紅軍手下可不留情。”俘虏点头哈腰地只是說：“是，是，一定，一定。”我們看着他們那胆小害怕的样子，真想笑，可又不敢笑，把人肚子都憋痛了。以后敌人的小船果然不敢来了，就連大兵艦过我們的“要塞炮陣地”，也总是先放一陣炮，打一陣机关枪，然后才慌慌張張地开过去。

洞庭湖畔四十天

一九五〇年，我回湖南华容县，探望闊别很久的家乡。船入洞庭湖，我就一直站在船头，眺望四周的景物。小船轉入去华容县的大河了，我猛然記起，当年我們九个人，曾在毛家咀渡过这条河。于是我問船老板：“前面有个毛家咀么？”他点头笑道：“有，有，就隔几里路了。”不一会，他說：“这就是毛家咀！”嘿！他不指明我簡直認不出来了，二十年前，这里只有一戶茅棚，现在茅棚不見了，却有了好几戶人家。我讓船老板下了錨。船还没有十分停穩，我就急忙上岸，在这闊别已久的地方，重温了一下过去的难忘的生活。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初的一天中午，我們洪湖区江南游击大队和湖南匪首李觉的保安团，在华容县东的跑馬岭展开了激战。經過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人冲上我們的障地，把我們排和整个大队的障地切成了两截。大队边打边向北撤，我們也只好往后退，就这样和大队失掉了联系。

当时我們有四个人一直跑到桃花山上的树林子里，在林子里又遇見三个被打散了的同志。

桃花山山高林密，既便于隱蔽，又便于观察山下的情况。站在高处，可以瞧得見我們的大队正往北向南长江边撤去。我們正要翻山去赶队伍，发现迎面有一路敌人擋住了去路。他

們正急忙向跑馬嶺跑去。與這同時，從東南岳陽方向也來了一隊敵人。現在我們才明白：敵人是企圖三路配合圍歼我們的。每個人的心里都暗暗為大隊迅速北撤而高興。山下的敵人大概是因為找不到我們而發怒了，在各村子里打雞、下門板、燒東西，火焰染紅了半边天。我們眼睜睜的看着這些土匪糟蹋我們的蘇區，滿肚子火，出氣都粗了。有的同志把手里的老套筒（漢陽兵工廠出產的步槍）拍的咔咔响，躁着腳說：“咱們拿着槍却眼看着敵人糟蹋咱們的地方，不如去拚他兩個！”老陳說：“要拚命，容易；可是咱們紅軍的命不能那麼不值錢。咱們要想辦法活下去，還要去找大隊。”他又指着山下起火的村庄說：“咱們的家被燒了，把這仇記住就是了。”我數了數，七八個村子差不多都着火了。

忽然我們發現樹林中有一個人正東張西望的走着，看樣子可能是敵人的便衣。我們馬上隱蔽起來。待那人走近時，老陳壓着嗓子喊道：“站住！把手舉起來。”那人起先吓了一跳，一看我們的打扮，忙說：“是自己人，我姓李，是石華嫣的鄉蘇維埃主席。”經過詳細詢問，他確實是自己人，也是跑上山來躲避的。後來他一聽說我們是游擊大隊的，就說：“那邊樹林子里還有你們兩個人呢！”引來一見，果然是我們中隊的同志。

這時我們已經有十個人九條槍了。大家心里都平穩了許多。但最令人高興的還是遇到了李主席。因為有了他，我們就有了聯繫群眾的橋梁了。

四周全都被白軍占了，大隊已不知去向。我們上哪里去呢？李主席說：“我看暫時先到洞庭湖特區政府去。”他問：“你

們九個人誰負責領導呢？”是呵，我們九個人都是戰士，需要有人領導。我提議老陳。老陳比我們大幾歲，參加紅軍也比我們早，大家都同意由他來負責。

天已黑透了，冷風吹得樹林子呼呼叫。我們身上又冷，肚子又餓，隨着李主席摸下山來，找到了一戶孤獨的人家。老鄉一聽說我們是紅軍，就把仅有的雞蛋、酸棗都拿給我們吃。飯後，我們九個人湊了一串二百銅錢，給了房東。鄉主席帶着兩個同志頭前引路，我們七個人隨後，又繼續赶路。

東方有些發紅時，到了毛家咀。前面有一條二十多公尺寬的大河，趕過河，那邊就有特區政府的人。但是毛家咀只有一個空茅棚子，找不到老鄉和船。眼看天就亮了，真急死人。我們一邊派人圍在周圍放哨，一邊分頭去找船。找了很久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隻鴨划子^❶，大家真是喜出望外，有兩個同志急忙上了划子。誰知船小任重，左一頓右一歪，一下子把船弄翻了，人也扣在船下面。老陳一見着了急，把槍往我懷里一丟，衣服也顧不得脫，象魚鷹一樣一下子就鑽到水里去。那時的情況真是緊張極了：天已蒙蒙發亮，附近還能聽見敵人的叫喊聲；兩個人掉在河里生死不明；船又不能順利的把我們渡過河去，心里還為老陳捏着一把汗。幸好，沒有半盞茶的工夫，老陳雙臂夾着兩個戰士，把他們拖上岸來了。他一邊喘氣一邊說：“快！他倆已灌糊塗了，趕快先把他們送過去。”有人問道：“這河怎麼過去呢？要是再翻幾次船，不就更糟了！”老陳想了想，立刻吩咐道：“把大家的綁帶解下來，結成兩

❶ 是南方下河趕鴨子用的小船。僅二尺多寬，四五尺長。

根带子，在船上一头拴一根拉着过。”經他一提，大家都感到这是唯一的好办法。就这样，枪当划板，先小心地送过去一个人，然后再用绑带把船拉过来。到天亮时，十个人全部拉过了河。

我們在磨盘州找到了特区政府的同志，弄了点飯吃，又派人装成打魚的。拿着划扒子^①返回到翻船的地点，把两支枪撈回来。特区政府的同志認為我們下湖好，于是我們就下了湖。

洞庭湖方圓八百里。沿岸都有几十里深的蘆林子。特区政府就在这蘆林子里的船上。

我們鑽进了林子，开始走的是沙滩，漸漸就是淤泥了。泥齐大腿深，一步一拔好容易才到了特区政府的船上。特区政府給我們鑿出了两只十多公尺长、帶着拱蓬的船，作为我們临时的家。

住在蘆林子里的生活，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为了生存，我們每天要去打柴、摸魚、放哨。

下水摸魚很有意思。淺水里伸手就可以抓魚。早上，那些大嘴鲇魚都在水面上張着大嘴，好象是呼吸新鮮空气。人趴在船上象摘蓮蓬一样，一下一尾，半根香的工夫就能抓好几十条。

麻煩的是燒飯，为了隱蔽，就不能讓烟冒到蘆林子上空去。每次点火都非常小心，总是一根一根地加柴火。遇到火不旺时是最急人了！用嘴吹，用衣服煽，有时烟熏的滿眼流泪，滿臉是黑灰，和灶王爷差不多。

① 南方打魚的一种工具。

那时已是腊月天气。每天都在渗骨头凉的淤泥和浅水中来往。拖着两条涂满泥水的腿上船来。没有擦腿布，只好拾张芦叶在腿上抹一抹。大块的泥抹掉了，剩下的泥水被冷风一吹，腿上的皮就慢慢地皴了。只有五六天工夫，我们的腿已完全裂了血口，看起来象蜘蛛网一样，长的短的斜的直的，有的还流着血。就这样，我们每天还要下水。每当冷水渗入血口，真象锯子锯肉一样，一跳一跳的真心痛。不过只要咬咬牙挺过开始的几分钟，就完全失掉知觉了，直到完成任务再回到船上，慢慢恢复了知觉，腿才又痛起来。

在树上放哨的那一根香时间^①是最难熬的了。我们选了一棵比碗粗的白杨树，在树顶上搭好架子，这就是我们的哨楼。每天我们都要拖着两条泥腿爬到树上去。腊月天，江南虽不太冷，但有时也能看见一层薄薄的冰。当时我们每人只有两套单军衣，一套衬衣，渾身上下没有一丝棉花。不上树身上都够冷的，一爬上树更是够呛。湖边风又大，吹得芦林子吱吱叫，就象是吹进心里一样，身上的一点热气全被吹跑了。开始几天我们还带一把芦叶擦擦腿，以后发现稀泥留在腿上还有点保暖作用，冷风不会直接吹到肉上，就干脆连泥也不擦了。但是，就这样，我们从来也没有放松对湖面和湖岸上的警戒，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都逃不出我们的眼睛。

除了放哨、打柴、摸鱼、烧饭，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擦枪、“摆龙门阵”。我们九个人有七支老套筒，两支毛瑟枪。刚到船上时，枪上有的地方还有点红锈，没过几天，便都凉

① 由于没有钟表，放哨时间是用香计算的，烧完一根香换一班。

得烏亮亮的發光了。擦槍時只要有一个人一带头，你看吧，不用叫，一个个都从拱篷里鑽出来，除了放哨的，一个也不少。在船头上一坐，一边擦，一边“摆龙门陣”。大家最愛摆的是大队里的生活和洪湖苏区的事情。有些故事已經講过十多次了，但听的人却象头一次听见，因为一听见这些故事，我們就象已經回到了大队和同志們一起去打仗了一样。

一个多月过去了，四周的情况更加緊張。洞庭湖里常有敌人的汽划子在巡邏。岸上也常有三五成群的白軍来騷扰。我們和外边的联系全被切断，积存的大米已快吃完，只好煮半鍋飯一鍋魚，摻合着吃。几天后米全吃完了，只好光吃魚。平常人們总把魚当作上等菜看待，也許有人还羡慕我們每天都能吃魚的生活呢！但是，我們是把魚当飯吃呵！魚里沒有一滴油，沒有一粒盐，更沒有一絲葱花或其他調料。湖水煮白魚，一揭鍋盖，腥气扑鼻，而且还得赶快吃，不然，一冷就更腥得不能聞了。吃了两天后，一聞到魚味就要嘔吐，但是餓的没办法，只好端起魚碗来吃两口，有时吃了又吐，吐了又吃。

正在困难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发现特区政府的船上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生人。这人穿的很破烂，长的又瘦又高，留着一点小胡子。老陈过去一問，原来是湘鄂西省委派来的“交通”，到洞庭湖找特区政府的，并說我們江南游击大队已过江，住在监利县的堤头、新鋪一带。这一下子大家都高兴得在船上跳起来，吵着請他帶我們归队去。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們要走了，但实在舍不得离开特区政府的同志和乡苏維埃的李主席。一个多月以来，我們在患难中結下了深厚的友情。他們不仅掩护了我們，而且因为

有了我們，弄得他們米不够吃，也只好和我們一起吃白水煮魚。現在我們要走了，他們却还得留下来。說實在話，我參軍离家時也沒有象离开他們那樣難過。我緊緊拉着他們的手，心里有千言萬語，却不知從哪里說起。只是說：“謝謝你們了，同志們，咱們再見了。”

“交通”外表看起來象个老農民，但他懂得的道理和知道的事情却很多。一路上，他給我們講了許多國內外大事，我們听起来十分新鮮。他操着一口湖北腔，說起話來細聲細語，斯斯文文，和他的打扮完全兩樣。我們都很尊敬他，但誰也不知道他的姓名，都叫他“交通同志”。

路上夜行昼宿，第二天后半夜過了調关（調弦口），到了長江邊。“交通”說：“這一帶敵人封鎖得非常嚴密，大家要特別小心。”剛上了堤，就見几个巡邏的敵人過來了。“交通”指揮我們迅速下了堤伏在水邊。巡邏剛過去，沙市方向的江面上又來了一只輪船，船上的探照燈把黑夜划成兩半。“交通”壓低嗓子說：“這是敵人巡江的船，大家要沉着，探照燈打在身上也莫要動，敵人看不到我們。”敵人的探照燈在江岸掃來掃去，有好幾次照在我們身上，我們心里都有些着急。但是燈光下我看見“交通”的臉和平时一樣平靜，並沒有有一點慌張，只是兩只眼更有神了。

輪船過去了，江面上又黑成一片。一只船也沒有，怎么過江呢？我們瞧瞧“交通”，他还是和平时一樣，斯斯文文地派了兩個同志順着上游去找船。一会儿，人回來了，可是船却没有找着，这下我們更急了。這時，“交通”又低聲而果斷

地說：“跟我來！”我們只好又跟着他走，順着江沿向下游走了几十公尺，果然發現有一隻木船停在江邊。一個年輕人迎上來和“交通”說了几句話，“交通”一擺手，我們全部上了船，那位年輕的船手竹篙一點，船離開了岸。江里的浪有的象屋頂一樣高，船在浪里一上一下地翻騰。我們心頭很急，盼望早點到江北，就用槍托幫着划，其實一點作用也沒有。一直到東方發紅了，我們才安全的渡過了江，回到了蘇區的懷抱。

“交通”引我們到了大隊部。一見大隊長，就象是見了分別好几年的親人，九個人一齊圍着他，又敬禮，又叫嚷：“大隊長！我們回來了！”大隊長滿臉笑容，兩臂一張，一下子攔住我們好幾個人，嘴里一連氣地說：“好！好！同志們，你們辛苦了！”又說：“跑馬嶺那一仗被打散後，我們派人四下找你們，哪里也找不到，真想不到你們又回來麼！”接著，又詳細的詢問了我們離隊後四十天的生活情形。

我們回到中隊，大家象看玩把戲一樣全圍了上來，把我攔得連氣都出不贏，親熱的不得了。有的同志很惊奇地問“你們怎樣活過來的？”我們就擺開了龍門陣。正說得關熱，忽听外面喊叫“集合了”！一會兒，全大隊集合在廣場上。大隊長把我們九個人一個個給大家介紹了，又講了我們在洞庭湖畔四十天堅持鬥爭、決心歸隊的事跡。最後他說：“同志們！他們在任何時候都想着革命、想着蘇區、想着和敵人鬥爭。他們的心是永遠向着革命的。有這樣好的同志，就沒有打不垮的敵人……。”我听到這裡，心里想：沒有鄉蘇維埃李主席和特區政府的同志，我們哪能在洞庭湖畔堅持四十天的艱難鬥爭呢？沒有“交通”同志，我們又怎能這樣順利地歸隊呢？真

正該受表揚和受人尊敬的應該是他們呵！

往事象電影一樣，一幕幕從腦際閃過。好半天，我還呆在那里。猛然聽見船老板叫道：“同志！快上船走罷，時光不早了！”這時我才惊醒過來，也不知道在毛家咀站了多久了。船又穩穩地開了，但我的心里卻長久穩不下來。想想過去，看看今天河兩岸開着花、散着清香的秋稻和整齊的村莊；听着從遠處傳來的家鄉山歌的聲音，更加深了對這條小河的感情，更加感念掩護、幫助過我們的那些同志，可惜我却記不起他們的名字了。